

海岱史略

15-107

四

海岱史略

晉臣傳卷之四十

王祥覽裁

魏舒

劉寔智

石鑒

晉臣傳卷之四十一

羊祜

唐彬

馬隆

晉臣傳卷之四十二

劉毅瞰總

任愷

侯史光劉

王恂虔

晉臣傳卷之四十三

解系結育

繆播寅

魏浚該

華表

虞嶠

混

恆

王宏

成公簡

晉臣附傳卷之四十四

石垣

淳于智

步熊

王愷

王戎衍

澄

劉卞

孫旂

華軼

胡毋輔之

王尼

光逸

海岱史略卷之四十

安邱一馭超約齋

晉臣傳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山蘭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大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歸母又思黃雀久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

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就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
召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
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印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轉司隸校尉遷
太常封萬歲亭侯魏主章太學命祥為三老祥東面几杖以師道
自居魏主西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
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弑也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
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及司馬昭封晉王祥與荀顗
往謁顗以相王尊重見當拜祥曰相國公為尊貴然吾等魏之三
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

勸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顓遂拜而祥獨長揖
晉王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入禪拜太保進爵睢陵公
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沖等者文篤老希復朝見
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
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
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非有
司所得議也祥固乞骸骨詔聽以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
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泰始五年年八十五薨詔賜東園秘
器朝服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
無襍吊之賓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上洛

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其達吾二子有焉

覽字元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以酒耽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飲輒先嘗不懼覽致覽遂止覽孝方恭恪若此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名稍遷司徒西曹掾

河太守五等建封即邱子泰始末轉大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
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崇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
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大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
萬後轉光祿大夫門施行焉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
六子裁基會正彥琛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
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
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
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
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

有傳

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性好騎射不修常節人未之奇也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惟太原王又識之謂終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責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滬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中其才者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談者稱之累遷後

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
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人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
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細務
未嘗見是非至大事衆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迴超慮表文王
深器重之每朝會罷出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
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在州三
年以簡惠稱入為侍中遷尚書太康初拜左僕射領吏部加右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代山濤為司徒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
家無餘財陳畱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
為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恙識者稱其達命以年老

每稱疾遜位帝不聽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
執意彌固乃詔聽就第位同三司祿賜皆如舊制舒為事必先行
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
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月
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
悼賻賻優厚謚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
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為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
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不復哭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昱
顯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父廣斥邱令寔少貧其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廷尉正參文王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以世多進趨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畧言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

讓能從此生矣大指如此泰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左
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
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氏類貪必破門戶
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
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
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
切磋使知過而自改耶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
教誨所能改乎世以寔言為當後起為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
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
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

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
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為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
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三年詔
聽以侯就第祿賜準舊成餘歲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屢杖
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
崇儉素不尚華麗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恤親故雖禮教陵遲而
行已以正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
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
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
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

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於世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誦讀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為秘書監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

惠民

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

郎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所

敗所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

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
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尉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
三公策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廢不復行至鑒
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
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
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
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
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
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若少
年時人美之尋亮謚曰元子昭襲封歷屯騎校尉